景宋本禮記正義

十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頴達等奉

勑撰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 欲知禮終始所成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 欲行其禮觀其所成 是故之杞 杞夏后氏之後也 而不足徵也 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 吾得夏時焉 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 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 宋殷人之後也 吾得坤乾焉 得殷

（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觀於二書之意）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押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押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由聲之誤也由堛也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招之於天）然後飯腥而苴孰（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苴孰取遣奠有火利也苴或爲俎）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

降知氣在上地藏謂葬故死者北首首陰也生者南鄉鄉陽也皆從其初謂今行之然也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此上古之時也後聖有作作起然後脩火之利孰冶萬物范金鑄作器用合土瓦瓴甓及甒大以爲臺榭宮室牖戶榭器之所藏也以炮裹燒之也以燔加於火上以亨煑之鑊也以炙貫之火上以爲

醴酪烝釀之也酪酢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粢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

近也祝祝爲主人饗神辭也嘏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作其祝號

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盛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大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以下皆所以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席也冪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也此禮之大成也解子游以禮所成也

疏正義曰言偃既見孔子極言禮故問其禮之終始可得聞不孔子曰我欲觀夏道以下至禮之大成荅以所成之事但語意既廣非一言可了所荅之辭凡有數節今略言之前去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我欲觀夏道至以是觀之論披檢二記之書乃知上代之禮運轉之事自夫禮之初至皆從其初論中古祭祀之事及死喪之禮今時所法於前取以行者自昔者先王至皆從其朔論昔者未有宮室火化後聖有作始制宮室炮燔醴酪之事今世取而行之故云皆從其朔但今世一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自玄酒在室至承天之祜揔論今世祭祀饌具所因於

古及其事義揔論兩節祭祀獲福之義自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別論祭之上節薦上古中古之食并所用之物自然後退而合亨至是謂大祥論祭之下節薦今世之食此禮之大成一句緫結上所陳之言也　我欲觀夏道者我欲行夏禮故觀其夏道可成與不是故之適於杞欲觀夏禮而與之成　而不足徵者徵成也謂杞君闇弱不堪足與成其夏禮然因往適杞而得夏家四時之書焉夏禮既不可成我又欲觀殷道可成與不是故適宋亦以宋君闇弱不堪足與成其禮吾得殷之坤乾之書謂得殷家陰陽之書也其殷之坤乾之書并夏四時之書吾以二書觀之知上代以來至於今世時代運轉禮之變通即下云夫禮之初以下是也　注欲行至所成　正義曰言我欲行夏禮觀此夏禮堪成與不知非直觀其禮而云觀其所成者以下云而不足徵　注杞夏后氏之後　正義曰案樂記云武王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又史記云武王伐紂求夏后氏之後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是也　注徵成至成

也　正義曰徵者徵驗之義故爲成若有賢君則自然成之當不須孔子而云無賢君不足與成者以杞是夏後雖有賢君欲成夏禮必須聖人賛佐若其君之不賢假令孔子欲往賛助終不能舉行夏禮雖助無益故論語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則說之在孔子行之在杞君以杞君不能行故不足與成所以不能行者論語云文獻不足故也【注】得陰陽之書　正義曰先言坤者熊氏云殷易以坤爲首故先坤後乾【注】觀於二書之意　正義曰案孔子以大聖之姿無所不覽故脩春秋賛易道定禮樂明舊章今古墳典無所不載而獨觀此二書始知禮之運轉者以詩書禮樂多是周代之書皇帝墳典又不論陰陽轉運之事而夏之四時之書殷之坤乾之說並載前王損益陰陽盛衰故觀此二書以知其上代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　正義曰此一節論上代物雖質略以其齊敬可以致祭神明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者從此以下至禮之大成皆是二書所見之事夫者發語之端禮謂吉禮此吉禮元初

始諸飲食諸於也始於飲食者欲行吉禮先以飲食爲本但中古之時飲食質略雖有火化其時未有釜甑也其燔黍捭豚者燔黍者以水洮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以燔之故云燔黍或捭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之故云捭豚汙尊而抔飲者謂鑿地汙下而盛酒故云汙尊以手掬之而飲故云抔飲蕢桴者又摶土凷爲桴皇氏云桴謂擊鼓之物故云蕢桴　土鼓築土爲鼓故云土鼓　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者言上來之物非但可以事生若如也言猶如此亦可以致其恭敬於鬼神以鬼神饗德不饗味也　注中古至鼓也　正義曰伏犧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故易緯云蒼牙通靈昌之成運孔演命明道經蒼牙則伏犧也昌則文王也孔則孔子也故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謂文王也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爲上古故士冠禮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大古亦上古也不同者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

中古不同也此云中古者謂神農也知者以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是報田之祭伊耆氏始爲蜡則於時始爲田也今此云蕢桴土鼓故知此謂神農也蕢讀爲凷者以經中蕢字乃是草名不可爲桴桴與土鼓相連凷是土之流類故讀爲凷凷堛也廣雅云土鼓築土爲鼓者以與汙尊抔飲相連貴尚質素故知築土爲鼓周代極文而不爾也故杜注周禮籥章云以瓦爲匡不須築土或以爲桴則摶拊也謂摶土爲摶拊以手擊之而爲樂其築土爲鼓先儒未詳蓋築地以當鼓節不云築地鼓者以經稱土鼓故言築土順經文也經云禮之初始諸飲食謂祭祀之禮故始諸飲食其人情之禮起則遠矣故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是也　及其至其初　正義曰上言古代質素此言後世漸文謂五帝以下至於三王及其身之死也升上屋而號呼告曰皐某復者謂北面告天曰皐皐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魄復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

禮於含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苴孰者至欲葬設遣奠之時而用苞裹孰肉以遣送尸法中古脩火化之利也熊氏云升屋而號爲五帝時或爲三王時皇氏云中古也中古未有宮室皇說非也　故天望而地藏也者　天望謂始死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以藏尸也　體魄則降知氣在上者覆釋所以天望地藏之意所以地藏者由體魄則降故也所以天望招之於天由知氣在上故也　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者體魄降入於地爲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死者既歸陰則生者南鄉歸陽也　皆從其初者謂今世飯腥苴孰及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之等非是今時始爲此事皆取法於上古中古而來故云皆從其初前文云燔黍捭豚謂中古之時次云及其死也似還論中古之死但中古神農未有宮室上棟下宇及在五帝以來此及其死也而云升屋則非神農時也故熊氏云及其死也以爲五帝時或爲三王時皇氏以爲及其死也還論中古時飯腥苴孰謂五帝時故云然後

其義非也　昔者至羽皮　正義曰此一節更論上古之事昔者先王既云未有宮室則揔是五帝之前云未有火化之事則唯為伏犧之前以上文中古神農有火故也　冬則居營窟者營累其土而為窟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窟於地上謂於地上累土而為窟　夏則居橧巢者謂橧聚其薪以為巢　飲其血茹其毛者雖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飽者則茹食其毛以助飽也若漢時蘇武以雪雜羊毛而食之是其類也　後聖至其朔　正義曰此一節論中古神農及五帝并三王之事各隨文解之　後聖有作者謂上古之後聖人作起　然後脩火之利者謂神農也火利言脩者火利先有用之簡少至神農更脩益使多故云脩知者以世本云燧人出火案鄭六藝論云燧人在伏犧之前凡六紀九十一代廣雅云一紀二十六萬七千年六紀計一百六十萬二千年也　范金合土者　范金者謂為形范以鑄金器　合土者謂和合其土燒之以作器物以為臺榭宮室牖戶者謂五帝時也　以炮以燔　以為

醴酪及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之屬亦五帝時也　皆從其
朔者謂今世所爲范金合土燒炙醴酪之屬非始造之皆
倣法中古以來故云皆從其朔　注 孰治萬物　正義曰
孰謂亨煑治謂陶鑄也　注 瓦瓴甓及甒大　正義曰檀
弓云有虞氏之瓦棺釋器云瓴甋謂之甓郭注云墼塼也
禮器云君尊瓦甒又明堂云泰有虞氏之尊此等皆燒土
爲之　注 榭器之所藏也　正義曰知者案宣十六年成
周宣榭火公羊云樂器藏焉爾穀梁云樂器之所藏是也
　故玄至之祜　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因於古昔所供
之物并酒之所陳之處　玄酒在室者玄酒謂水也以其
色黑謂之玄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玄酒以
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內而近北
　醴醆在戶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爲賤之陳
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故云醴醆在戶皇氏云醴在戶內
醆在戶外義或然也其泛齊所陳當在玄酒南醴齊北雖
無文約之可知也以熊氏崔氏並云此據禘祭用四齊不

用泛齊也　粢醍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南近戶而在堂　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卑之故陳在堂下也　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　備其鼎俎者以牲煮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故云備其鼎俎案少牢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　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故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　管磬鍾鼓者堂下之樂則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歌鍾歌磬亦在堂下　脩其祝嘏者祝謂以主人之辭饗神嘏謂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也　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協

句而言之分而爲二耳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神也
以正君臣者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
於臣是以正君臣也　以篤父子者祭統云尸南面父北
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　以睦兄弟者祭統云昭與昭齒
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睦兄
弟也　以齊上下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
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也　夫婦有所者禮器云君在阼夫
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也　是謂承天之祜者
言行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祜福也　注此言至備也
正義曰今禮饌具所因於古者此云玄酒在室及下作其祝
號并然後退而合亨皆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醆犧牲之屬
是饌具也用古玄酒醴醆是所以因於古故言今禮饌具
所因於古也云及其事義者從玄酒以下至其先祖以上
是事也以正君臣以下至承天之祜是義也云粢讀爲齊
者案爾雅云粢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知粢當爲齊聲
相近而致誤引周禮五齊者是酒正文也鄭注云泛者成

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
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
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
云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者以酒正文醴緹之間有盎此
醴醍之間有醆又周禮緹齊之下有沈齊此醍齊之下有
澄齊故云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案此注澄是沈齊案
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故趙商疑而致問鄭荅之
云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如鄭所荅是轉寫酒正之文
誤益澄字當云酒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然案坊記云
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注云淫猶貪
也又以澄爲清酒田瓊疑而致問鄭荅之云禮運云醴醆
醍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
坊記云醴也醍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
實沈齊也如鄭此言坊記所云醴酒醆酒五齊亦言酒則
澄酒是沈齊也是五者最清故云澄酒非爲三酒之中清
酒也是與禮運不異也云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者奠之

或在室或在堂或在下是不同處古酒奠於室近酒奠於堂或奠於下是重古略近云祝祝爲主人饗神辭者案特牲少牢禮云祝稱孝孫某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尚饗是祝爲主人饗神辭云嘏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者此下云嘏以慈告詩小雅云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是致福於主人之辭也云祜福也者釋詁云福之言備郊特牲云言嘉慶備具福之道也其用酒之法崔氏云周禮大祫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酳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饋食王酌醍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祫禮也四時之祭唯二齊三酒則自祫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

用也二齊醴盎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盎而
巳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
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
因也諸侯爲賓亦酌盎齊三酒同於祫三酒所常同不差
者三酒本爲王以下飲故尊卑自有常依尊卑之常不得
有降祫禘時祭本明所用揔有多少故正祭之齊有差降
也魯及王者之後大祫所用與王禘之禮同若禘與王四
時同用三酒亦同於王侯伯子男祫禘皆用二齊醴盎而
巳三酒則竝用用二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
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還酌盎齊諸臣爲
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事酒加爵皆清
酒時祭之法用一齊故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鄭云
謂朝事時也又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鄭云謂進孰時也
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薦盎爲獻進孰時君親割
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盎齊以酳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
以終祭也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禮天子諸侯酌奠皆

用齊酒卿大夫之祭酌奠皆用酒其祫祭之法旣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案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醍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斝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有十八尊故崔氏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明水玄酒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祭日之旦王服袞冕而入尸亦袞冕祝在後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九變而致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大室祼當灌之時衆尸皆同在大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犅案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

出於室大祖之尸坐於户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紀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户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膟膋燎于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大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内坐前祝以斝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焫蕭合馨薌郊特牲注云奠謂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饌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

以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爲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酳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瑶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以酳尸爲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后酳尸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瑶爵獻卿也諸侯爲賔者以瑶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特牲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甲不秪三加也故特牲三加爵别有嗣子舉奠文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亦當然崔氏以爲后獻皆用爵又以九獻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今案内宰云后裸獻則賛瑶爵亦如之鄭注云瑶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始用瑶爵則后未酳尸以前不用也又鄭注司尊彝云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此璧角璧散則瑶爵也崔氏乃云正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

角璧散其義非也其禘祭所用四齊者禘祭在夏醴齊盎齊盛以犧尊醍齊沈齊盛以象尊王朝踐獻用醴齊后亞獻用盎齊王饋獻用醍齊后亞獻用沈齊尸卒食王酳尸因朝踐醴齊后酳尸因饋食沈齊諸臣爲賓獻亦用沈齊禘祭無降神之樂熊氏以爲大祭皆有三始有降神之樂又未毀廟者皆就其廟祭之其餘皆如祫祭之禮天子時祭用二齊者春夏用犧尊盛醍齊用象尊盛沈齊秋冬用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盎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云兩者以一尊盛明水故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旣多不得唯兩而已前已備釋也時祭唯用二齊其諸侯用齊及酒皆視天子具如前說其魯及王者之後皆九獻其行之法與天子同侯伯七獻朝踐及饋獻時君皆不獻於九獻之中減二故爲七獻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也子男五獻者亦以薦腥饋孰二君皆不獻酳尸之時君但一獻而已九獻之中去其四故爲五此皆崔氏之說今案特牲少牢尸食之後主人主婦及賓

備行三獻主婦因獻而得受酢今子男尸食之後但得一獻夫人不得受酢不如卿大夫理亦不通蓋子男饋孰以前君與夫人並無獻也食後行三獻通二灌爲五也禮器所云自據侯伯七獻之制也一曰尸酢侯伯子男亦用所獻之齊也　作其至合莫　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用上古中古之法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是用上古也孰其殽以下用中古也　作其祝號者謂造其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史祝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　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　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　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　孰其殽者殽骨體也孰謂以湯爓之以其所爓骨體進於尸前也　與其越席至澣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疏布謂麤布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席疏

布也　衣其澣帛者謂祭服練帛染而爲之醴醆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醆　薦其燔炙者謂燔肉炙肝案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君薦之用炙也夫人薦用燔是也皇氏云燔謂薦孰之時焫蕭合馨薌知不然者案詩楚茨云或燔或炙鄭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則知此燔炙亦然皇說非也君與夫人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　以嘉魂魄者謂設此在上祭祀之禮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　是謂合莫莫謂虛無寂寞言死者精神虛無寂寞得生者嘉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和合於寂寞但禮運之作因魯之失禮孔子乃爲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槩正其先後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　注周禮至無莫　正義曰案周禮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注若皇天上帝二曰鬼號注若皇祖伯某三曰祇號若后土地祇四曰牲號若

牛曰一元大武五曰齍號若稷曰明粢六曰幣號若幣曰量幣是也云號者所以尊神顯物者其神號鬼號祇號是尊神也牲號齍號幣號是顯物也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案特牲少牢以薦孰為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之時豚解云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案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横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為十一體也是分豚為體解此孰其殽謂體解訖以湯爓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故祭義曰爓祭祭腥而退是也此則腥以法上古爓法中古也云澣帛練染以為祭服者此亦異代禮也周禮則先染絲乃織成而為衣故王藻云士不衣織云孝經説曰上通無莫者孝經緯文言人之精靈所感上通元氣寂寞引之者證莫

爲虛無也正本元字作無謂虛無寂寞義或然也　然後至大祥

正義曰此論祭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末獻賓并祭竟燕飲饗食賓客兄弟也　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爓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鄉爓肉更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亨煮之故云合亨　體其犬豕牛羊者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爲祭末饗燕之衆俎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者此擧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籩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之等故特牲少牢賓及衆賓兄弟之等皆有籩豆及俎是也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者此論祭祀祝嘏之辭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

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嘏以慈告言祝嘏於時以神之恩慈而告主人　是謂大祥者祥善也謂饋食之時薦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故爲大祥

注　各首其義者　正義曰首猶本也孝子告神以孝爲首神告孝子以慈爲首各本祝嘏之義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政亂禮失以爲魯尚愈

疏　正義曰此明孔子歎意前始發歎未言自歎之意子游有問即隨問而荅荅事既畢故更述其所懷嗚呼哀哉是傷歎之辭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傷此禮儀法則無可觀瞻唯魯國稍可吾捨此魯國更何之適而觀禮乎言魯國尚愈愈勝也言尚勝於餘國故韓宣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

疏　魯合郊禘也非是非禮但郊失禮則

牛口傷禘失禮躋僖公 **注** 非猶至與之 正義曰郊牛口傷宣三年經文鼷鼠食其角成七年經文四卜郊不從僖三十一年經文言子孫不能承奉興行周公之道故致使郊牛有害卜郊不從

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疏** 正義曰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當所保守勿使有失案祭法云夏郊鯀殷郊冥今杞郊禹宋郊契者以鯀冥之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大也將言今不然 **疏** 正義曰言天子諸侯所祭之時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與主人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法是謂大假假大也既不敢易法是



於禮法大中之大謂大大之極也 注 假亦至不然 正義曰假大也釋詁文以經既有大字故云假亦大也從此以前皆論法於古道則爲善故上文承天之祜次文是謂合莫又次云是謂大祥又次文是謂大假皆論其善也所以論其善者將欲論其惡故也故鄭云將言今不然今謂孔子之時也禮廢政壞不如大祥大假之等自此以下皆論今時之惡故下云是謂幽國是謂僣君是也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 疏 正義曰祝謂主人之辭告神嘏謂尸之辭致福告於主人皆從古法依舊禮辭說當須以法用之於國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更改易古禮自爲辭說非禮也而國之君臣秪闇今日祝嘏之辭不知古禮舊說當是君臣俱闇故云是謂幽國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

謂僭君僭禮之君也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

疏 正義曰醆是夏爵斝是殷爵若是夏殷之後祭祀之時得以醆斝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合今者諸侯等祭祀之時乃以醆斝及於尸君非禮也此諸侯乃是僭禮之君

注 醆斝至用之 正義曰案明堂位云夏曰醆殷曰斝是先王之爵也天子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唯天子王者之後得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此醆斝謂祭祀尸未入之時祝酌奠於鉶南者也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是也若尋常獻尸則用玉爵耳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劫脅之君也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也

疏 正義曰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者私家大夫以下稱家冕是衮冕弁是皮弁冕弁是朝廷之尊服兵革是國家防衛之器而大夫私家藏之故云非禮也 是謂脅君脅劫

也私藏公物則見此君恒被臣之劫脅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

疏正義曰大夫具官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故孔子譏管仲云官事不攝焉得儉是也　祭器不假者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　聲樂皆具者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者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　非禮也者若大夫並爲上事則爲非禮也　是謂亂國者大夫爲此上諸事與君相敵乃是敗亂之國也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

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

疏 正義曰仕於公曰臣者公是諸侯之號臣是至賤之稱今若仕於諸侯其自稱以至賤之辭而曰臣自貶退也 仕於家曰僕者謂卿大夫之僕又賤於臣若仕於大夫之家即自稱曰僕彌更卑賤也 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者若君有喪昏則恒在於國不歸臣有喪昏則歸鄉向家一期之間不復使役也故云期不使 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者今臣之有喪乃不致事身著衰裳而入君朝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輩是爲非禮也 是謂君與臣同國者君之喪昏而在國臣有

喪昏而不歸家亦在國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卿大夫與僕雜居且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與僕雜居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共國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勑也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

夏氏以取弑焉 疏 正義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者案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是也以處其子孫者謂子孫若有功德者封爲諸侯無功德直食邑於畿内也 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者謂諸侯子孫封爲卿大夫若有其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 大夫有采地以處其子孫者大夫位卑不合割其采地以處子孫但大夫以采地之禄養其子孫故云以處其子孫然從是謂幽國以下皆論其臣惡令此云是謂制度而論善者此論古之制度如此今日則不然謂令惡起文故云是謂制度非論今日之好故注云言今不然也 注 昭元至母弟 正義曰此所引春秋昭元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諸侯有國處子孫之義譏秦伯不然也 注 陳靈至弑焉 正義曰此宣十年左傳文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徵舒之母夏姬公謂孔寧儀行父曰徵舒似女行父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後楚殺徵舒立成公是取弑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疾今失禮如此爲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

疏 正義曰此一經疾時失禮致此在上禍敗之事故言禮之大義　禮者君之大柄者言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　所以別嫌明微者此以下亦並明用禮爲柄之事使寡婦不夜哭是別嫌君子表微是明微也　儐鬼神者以接賓以禮曰儐以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儐鬼神也　考制度者考成也制度謂廣狹丈尺以禮成之也　別仁義者仁生義殺各使中禮有分別也　所以治政安君也者用禮爲柄如前諸事故治國得政君獲安存故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

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又爲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

疏正義曰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也或有屢諫不聽皆越關倍君而去　小臣竊者小臣士以下竊者盜也職闇位卑但爲竊竊盜府庫之事　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者肅駿急也敝凋殘也君位巳危大臣又倍小臣盜竊愚君無奈此何唯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云俗敝俗敝刑肅故法敎無常

注肅駿也疵病也　正義曰案釋古文云肅駿俱訓爲疾是肅爲駿也釋詁文又云疵病也疵國者君既危於上臣又叛於下刑肅嚴重風俗凋敝皆國之病故云疵國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於此又遂爲之言政也藏謂輝

光於外而形體不見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
若日月星辰之神
降命 降下也殽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 命降于社之謂
殽地 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 降于祖廟
之謂仁義 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
降於山川之謂興作 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
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戸竈行之神此始爲宮室制度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爲
疏 正義曰此一節以上文云政之不正則國亂君危此則廣言政之大理本

於天地及宗廟山川五祀而來所來旣重故君用之得藏身安固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者故因上起下之辟人君身在於中施政於外人但見其政不見其身若政之美盛則君身安靜故云政者所以藏身也鄭云藏謂煇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是也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是故謂政是藏身之固其事旣重所施教令必本於天而來天有運移若星辰圍遶北極氣有陰陽若冬夏之有寒暑　殽以降命者殽效也言人君法效天氣以降下政教之命效星辰運轉於北極爲昬媾姻亞效天之陰陽寒暑爲刑獄賞罰是殽以降命　命降于社之謂殽地者上云政本於天此論政降於地上旣云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此亦當云本於地殽以降命但上文旣具故此略而變文直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命者政令之命降下於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之謂殽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　降于祖廟者此亦政教之

命降下於民由祖廟而來謂法祖廟以下政令 之謂仁義者父親仁也祖尊義也言法此父祖施仁義於民也上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此亦當云命降于祖之謂殽廟以上文旣具故此又略而變文與上不同自下皆然也 降於山川者謂所施政令之命下於民者從山川而來謂法效山川以爲教令也 之謂興作者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也 降於五祀者所施政令降於民者從五祀而來謂法此五祀之神以施政令也 之謂制度者初造五祀之人旣立中霤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所以取爲制度等級也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者政旣法天地法祖廟山川五祀所重若此謹愼行之所以藏其身而堅固 注殽天至之節 正義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禮者天之經地之義爲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此注云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揔包之也皆法天之所爲以下教令也 注社

土至物生　正義曰下云社者神地之道此云土地之主主則神也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者此大司徒文五地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有所生五地揔生萬物人君法之施政令亦揔養萬民也　注大傳至義也　正義曰引此者證祖禰廟有仁義也云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者自用也率循也言用禰之仁依循而上以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是據仁恩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者言用祖之義依循而下以至于禰高者尊重是義事也祖廟之中自然有此仁義人君法之施此仁義教令以教下民也　注五祀至制度　正義曰此五此鄭云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爲宮室制度者如鄭此言則五祀神者謂初造五祀之神此人造五祀有其制度後王法此人之神更爲制度此人造五祀非五祀本神也其五祀亦自然有其虛無之神非後王所取法也故此不言之　注政之至之爲　正義曰言政之行若能如此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之祖廟而行

仁義法之山川五祀而爲興作制度若能如此則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故云何用城郭溝池之爲言不用城郭溝池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並并也謂比方之也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敎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敎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疏

正義曰此一節結上政令之命降于天地宗廟之等使禮儀有序民之治理　故聖人參於天地者政是聖人藏身之固所以聖人參擬於天地則法于天地是也　並於鬼

神者並謂比方鬼神則祖廟山川五祀也言比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爲事　以治政者治謂脩治也言參擬天地比並鬼神以脩治政教也　處其所存禮之序也者存謂觀察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之所觀察言聖王能處其人所觀察之事以爲政則禮得次序也　玩其所樂民之治也者謂與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聖人能愛玩民之所樂以教於民則民所治理各樂其事業居處也　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者

正義曰若天不生時地不生財父不生子師不教訓直欲令人君教之不可教誨則君多有過今人君順天時以養財尊師傅以教民因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人君得立於無過之地言其功易成無過差矣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

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明猶尊也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則當爲明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義而死含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政之大體皆下之事上非上之事下也上下分定人皆以死事上 君者所明也者明猶尊也謂在下百姓所尊奉君使之光顯尊明人君非明人者也者非謂遺君尊明在下之人下去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並與此義同以所明與所養所事文同相類故鄭以明爲尊也 故君明人則有過者君位既尊乃自下御尊人於理不順故去則有過 養人則不足者君唯一身若養百姓力不能周

贍故去養人則不足也　事人則失位者君尊在上而屈事於在下之人是失位也　故禮達而分定者達謂曉達分謂尊卑之分以下之事上於禮當然人皆知之是禮之曉達尊者居上卑者處下是上下分定也　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者愛謂貪愛患謂恥患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皆欲救之故人皆貪愛其以義而死競欲致死救之恥患其不義而生不欲苟且生也　注則當爲明

正義曰以此則君以自治覆述上文故知則當爲明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變當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

廟者患謂見圍入

疏 正義曰上既禮達分定患其不義而生因上生下故云故也此論去不義之事用人之知去其詐者知謂謀計曉達前事詐者不敢爲之故云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者勇謂果敢決斷能除惡人凶暴怒者不敢爲之故云去其怒也用人之仁去其貪者仁者好施不苟求其財貪者見之心慚止息也故云去其貪也

注 用知至之原 正義曰言用此三者足以成治如鄭此言但得知者勇者仁者則足以成治矣何須用詐怒貪者乎故云去之如鄭此言則解之當云選用人知者退去其奸詐者不須用之爲其害民信也用人之勇者去其忿怒不須用之爲其害民命也用人之仁者去其貪殘不須用之爲其害民財也如注之意指當如此先師既爲前解故備載之任後哲擇焉

注 變當至圍入 正義曰變與義相對義是正禮明變是惡事故讀爲辯辯即正也以聲相近故致字誤云臣衛君宗廟者恐是臣之宗廟故云衛君宗廟致死案孝經云守其宗廟謂大夫家之

宗廟此所以爲君宗廟者以人臣義則進不則退不可致死於己宗廟故爲君宗廟也孝經謂不被黜削恒得守之故爲己宗廟所據意異也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

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意心所無慮也辟開也

疏 正義曰此承上君死社稷以統於下然後能治其國因上生下故云故也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此孔子說聖人所能以天下和合共爲一家能以中國共爲一人者問其所能致之意 非意之也者釋其能致之理所以能致者非是以意測度謀慮而已須知其諸事謂以下之事 必知其情者謂必知民之情也則下文七情是也 辟於其義者謂開闢其義以敎

之則下文父慈子孝十者之類是也　明於其利者謂顯明利事以安之則下文講信修睦是也　達於其患者謂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則下文爭奪相殺是也　然後能爲之者聖人必知此情義利患然後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皆感義懷德而歸之　注耐古至開也　正義曰案說文云耐者鬚也鬚謂頤下之毛象形字也古者犯罪以髡其鬚謂之耐罪故字從寸寸爲法也以不虧形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漢書惠帝紀中具有其事古之能字爲此耐事取堪能之義故古之能字皆作耐字後來能字乃假借鼈三足爲能是後世傳書世人殊異耐字悉作能也故云傳書世異今書雖悉作能或有作耐字者則此耐以天下爲一家及樂記云人不耐無樂仍作耐字是古字時有存者云則亦有今誤矣者今書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是亦有今誤矣案鄭注樂記耐古能字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兩注雖異其意

同也彼云後世變之即此傳書世異也彼云此獨存焉即此云古字時有存者云古以能爲三台字者謂今世以能字爲堪能之能古者以能字爲三台字是古今異也云意心所無慮者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無慮即慮無也宣十二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備慮無形之處謂聖人以德義而感天下非是以意豫前無時以測度思慮故云非意也一云心所無慮謂心無所思慮但知其情等而已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極言人事故聖人

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唯禮可耳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

疏 正義曰此一節以上經情義利患四者聖人皆知之能有天下故此覆釋情義利患必須禮以治之又明人之欲惡在心難知若其舍禮無由可化　喜怒哀懼愛惡欲者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爲六情謂喜怒哀樂好惡此之喜怒

及哀樂與彼同也此云欲則彼云樂也此云愛則彼好也謂六情之外增一懼而爲七熊氏云懼則怒中之小別以見怒而怖懼耳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案彼傳云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其義可知也　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者此文先從親者爲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案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與此大同兄愛即此兄良也弟敬即此弟弟也夫和即此夫義也故彼云夫和而義妻柔即此婦聽也君令即此君仁也以仁恩而號令臣共即此臣忠也又隱三年左傳云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義亦同但傳之二文皆以國家之事言之故先君臣後父子但異人之說既有多少不皆同也　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者七情好惡不定故云治十義俱是義事故云脩信是深隱故須講睦恐乖離故云脩各隨事立文也　欲惡者心之大端也者端謂頭緒飲食男女

是人心所欲之大端緒也死亡貧苦是人心所惡之大端緒也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者言人深心厚貌內外乖違包藏欲惡之心既無形體不可測度而知故美惡皆在其心外邊不見其色　欲一窮之舍禮何以哉者一謂專一窮謂窮盡言人君欲誠慤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哉禮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中心貌必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僻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言人兼此氣性純也**疏**正義曰上既言禮知人情從此以下言人感天地鬼神而生聖王還因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萬物可知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者天以覆為德地以載為德人感覆載而生是天地之德也　陰陽之交者陰陽則天地也據其氣謂之陰陽據其形謂之天地獨陽

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　鬼神之會者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必形體精靈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　五行之秀氣也者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知信是五行之秀氣也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其氣也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注云兼此氣性純也今案下文云鬼神以爲徒覆說此經鬼神不云陰陽鬼神者陰陽鬼神天地中物故不重陳鄭下注鬼神謂山川也此義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故天秉陽垂日星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下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竭猶負戴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爲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五色六章畫繢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以上經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但陳天地與五行耳 故天秉陽垂日星此

論天德言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也
地秉陰竅於山川此一經摠論地之德也謂地秉持於陰
氣竅孔也爲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也　播五行於四時者
播謂播散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氣於春夏秋冬之四時也
和而后月生也者若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寒燠失所則
月不得依時而生若五行四時調和道度不失而后月依
時而生也　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者以其依時得節
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日
無虧闕之理故前經天德直言垂日星地既播五行之氣
月有虧盈之理故須備言之故略於天德而詳於地德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前經論天地既畢故此更論五行
之動動謂運轉竭謂負戴言五行運轉迭相負竭猶若春
時木王則水爲終謝迭往王者爲負竭夏火王則負竭於
木也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猶若孟春則建寅
之月爲諸月之本仲春則以建卯之月爲諸月之本是還
迴迭相爲本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聲謂

宫商角徵羽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十一月黃鐘爲宫十二月大呂爲宫是還迴迭相爲宫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味謂酸苦辛鹹加之以滑與甘爲六和也每月之首各以其物爲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五色謂青赤黃白黑據五方也六章者兼天玄也以玄黑爲同色則五中通玄續次對五方則爲六色爲六章也爲十二月之衣各以色爲質故云還相爲質也 注竅孔至數也　正義曰地持陰氣出納於山川氣有陰氣陽氣皆出於地地體是陰故雖陽氣亦揔謂之陰氣也云以舒五行於四時者謂氣在地中含藏聚斂出於地則舒散故云舒五行於四時也定本無於字直云播五行四時謂宣播五行及四時也五行四時者以金木水火各爲一行土無正位分寄四時故云播五行於四時也云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者此氣謂此五行之氣凡月體之生稟於日光若氣之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

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其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上配日也猶若治理得所臣之功成進受爵位上配君也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者盈謂月光圓滿若臣之進受高位是其伸也闕謂月光虧損若臣之退就下位是其屈也云一曰水二曰火以下是尚書洪範文也積一二三四五揔爲十五也 注竭猶至巧也 正義曰竭是擔竭之名故爲負戴負謂背負戴謂頭戴也云言五行運轉更相爲始也者解負戴之義也物之在人上謂之爲負戴氣之過去在上者其在下者亦負戴也春爲木王負戴於水夏爲火王負戴於木秋爲金王負戴於火冬爲水王負戴於金是也更相爲始負戴前氣也云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皆律曆志文云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者以十二管更相爲宮以黃鍾爲始當其爲宮備有五聲言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

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則相生之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帀黄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蔟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二宮上生大蔟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大蔟爲第三宮下生南呂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鍾爲羽上生蕤賔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鍾爲商上生蕤賔爲羽下生大呂爲角沽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鍾爲徵上生蕤賔爲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鍾爲第六宮下生蕤賔爲徵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夾鍾爲角蕤賔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鍾爲羽下生無射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鍾爲商下生無射爲羽上生中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鍾爲徵下生無射爲商上生中呂爲羽上生黄鍾爲角夾鍾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中呂爲商上生黄鍾爲羽下生林

鐘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爲徵上生黃鍾爲商下生林鍾爲羽上生大蔟爲角中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爲徵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大簇爲羽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故云終於南呂以此言之則南呂爲是然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則是京房律法案漢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十二律之數上使大子大傅韋玄成等親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等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陽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月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一期

之占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後隂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黃鍾下生林鍾黃鍾爲宫大簇爲商林鍾爲徵一日律九寸色育下生謙待色育爲宫未知商謙待徵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八微強執始下生去滅執始爲宫時息商去滅徵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八弱丙盛下生安度丙盛爲宫屈齊商安度徵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分動下生

歸嘉分動爲宫隨期商歸嘉徵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強質末下生否與質末爲宫刑晉商否與徵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強大呂下生夷則大呂爲宫夾鍾商夷則徵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分否下生解刑分否爲宫開時商解刑徵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陵隂下生去南陵隂爲宫侯嘉商去南徵八日律八寸二分一少弱少出下生分積少出爲宫爭南商分積徵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大簇下生南呂大簇爲宫姑洗商南呂徵一日律八寸未知下生白呂未知爲宫南授商白呂徵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時息下生結躬時息爲宫變虞商結躬徵二

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強屈齊下生歸期屈齊爲宮路時
商歸期徵七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強隨期下生未卯隨
期爲宮刑始商未卯徵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刑晉
下生夷汗刑晉爲宮依行商夷汗徵六日律七寸五分小
分八弱夾鍾下生無射夾鍾爲宮中呂商無射徵六日律
七寸四分小分九強開時下生閉掩開時爲宮南中商閉
掩徵七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強侯嘉下生鄰齊侯嘉
爲宮内負商鄰齊徵七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強爭南
下生期保爭南爲宮揔應商期保徵七日律七寸一分小
分九強姑洗下生應鍾姑洗爲宮蕤賓商應鍾徵一日律
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南授下生分烏南授爲宮南事商
分烏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變虞下生遅内變虞爲
宮盛變商遅内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強路時下生未育
路時爲宮離躬商未育徵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強
刑始下生遅時刑始爲宮制時商遅時徵五日律六寸八
分小分三弱依行上生色育依行爲宮謙待商色育徵七

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中呂上生執始中呂爲宮去
滅商執始徵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南中上生丙盛
南中爲宮安度商丙盛徵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内負上生分動內負爲宮歸嘉商分動徵八日律六寸四
分小分八強摠應上生質未摠應爲宮否與商質未徵七
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蕤賓上生大呂蕤賓爲宮夷則商大
呂徵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南事下生南事窮無
商徵不爲宮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盛變上生分否
盛變爲宮解刑商分否徵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
離躬上生陵陰離躬爲宮去南商陵陰徵七日律六寸一
分小分五微強制時上生少出制時爲宮分積商少出徵
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林鍾上生大簇林鍾爲宮南呂商
大簇徵一日律六寸謙待上生未知謙待爲宮白呂商未
知徵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去滅上生時息去滅爲
宮結躬商時息徵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安度上生
屈齊安度爲宮歸期商屈齊徵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

弱歸嘉上生隨期歸嘉爲宮未卯商隨期徵六日律五十七分小分六微強否與上生刑晉否與爲宮夷汗商刑晉徵五日律五十六分小分八強夷則上生夾鍾夷則爲宮無射商夾鍾徵八日律五十六分小分二弱解刑上生開時解刑爲宮閉掩商開時徵八日律五十五分小分四強去南上生侯嘉去南爲宮鄰齊商侯嘉徵八日律五十四分小分六大強分積上生爭南分積爲宮期保商爭南徵七日律五十三分小分九強南呂上生姑洗南呂爲宮應鍾商姑洗徵一日律五十三分小分三強白呂上生南授白呂爲宮分烏商南授徵五日律五十三分小分二強結躬上生變虞結躬爲宮遲內商變虞徵七日律五十二分小分六強歸期上生路時歸期爲宮未育商路時徵六日律五十一分小分九微強未卯上生刑始未卯爲宮遲時商刑始徵六日律五十一分小分一微強夷汗上生依行夷汗爲宮色育商依行徵五日律五十小分五強無射上生中呂無射爲宮執始商中呂徵八日律四十九分小分九

強閉掩上生南中閉掩爲宮丙盛商南中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鄰齊上生内負鄰齊爲宮分動商内負徵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徵強期保上生揔應期保爲宮質未商揔應徵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徵強應鍾上生蕤賓應鍾爲宮大呂商蕤賓徵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徵

強分烏上生南事分烏窮大無徵不爲宮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遲内上生盛變遲内爲宮分否商盛變徵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未育上生離躬未育爲宮陵陰商離躬徵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遲時上生制時遅時爲宮少出商制時徵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弱又京房易云十二律得位者生五子失位者生三子不失不得生四子五律得位各生五子謂黃鍾大簇姑洗林鍾南呂也五五二十五并本五凡三十也失位者生三子亦五律謂大呂夾鍾中呂夷則無射三五十五并本五凡二十二十就三十合成五十也不得不失者生四子謂蕤賓應鍾也二四爲八并本二爲十也十就五十合爲六

十也言其得位者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失位者謂以陽
居陰以陰居陽不失不得者處陰陽交際之間也又黃鍾
大簇等七律各統一日自爲宫其餘五十三律隨所生日
六七等爲其日之宫則周一期日數如京房所述然其所
生者則黃鍾生色育執始大呂生分否陵陰之類是也其
上生三分益一下生三分損一皆漢書律曆志文云春多
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周禮食醫之文以四
時有四味皆有滑有甘益之爲六也是爲六和也云五色
六章畫繢事也者繢猶畫也然初畫曰畫成文曰繢鄭注
司服云畫以爲繢是也云周禮考工記曰至謂之巧也證
繢畫有五色六章也土以黃其象方者言若畫作土必黃
而四方之象地之黃而方鄭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
記者見時有之耳云天時變者畫作天則無定色是隨四
時色而爲之也鄭司農云畫天隨四時色云火以圜者鄭
司農云爲圜形似火鄭康成云形如半環然云山以章者
鄭康成云獐山物也云水以龍者鄭云龍水物云鳥獸蛇

者鄭康成云所謂華蟲也蟲之毛鱗有文采者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者鄭康成云章明也繢繡皆用五采鮮明之是爲巧庾云鄭注考工記以六章爲當時行非古人之象而引之以會此者明亦周制也其十二管每月各一得有還相爲宮其事可明其食與衣服唯有四時之異故周禮春多酸謂月令食麥與羊春三月其食皆同夏秋冬亦然無月別之異故月令云春衣青衣夏衣赤衣三月俱同亦無每月之異此云十二食十二衣似月別各別衣食者熊氏云此是異代之法故與周禮月令不同或則每時三月衣食雖同大揔言之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之異故揔云十二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此言兼氣性之効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以前文論人稟天地五行氣性而生此以下論稟氣性之有效驗各依文解之去故人者天地之心也者天地

高遠在上臨下四方人居其中央動靜應天地天地有人如人腹内有心動靜應人也故云天地之心也王肅云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　五行之端也者端猶首也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氣明仁義禮智信爲五行之首也王云端始用五行者也　食味者人既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故有此下之事也五行各有味人則並食之　別聲者五行各有聲人則含之皆有分別也　被色者五行各有色人則被之以生也被色謂人含帶五色而生者也五行有此三種最爲彰著而人皆稟之以生故爲五行之端者也然味言食聲言別色言被各別隨義爲言也　注此言兼氣性之効也　正義曰此並是五行彰著之事而人氣性有之故云兼氣性之効也然前注五行秀氣亦言兼此氣性純而此云氣性効者前明之始此明之末以末故云効効猶驗實也即五味五聲五色是其効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

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量猶分也鬼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捊治也禮之位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四面之位象四時三賓象三光夫婦象日月亦是也

疏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則法也本根本也人既是天地之心又帶五色五行五味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爲根本也祭帝於郊祭社於國是用天地爲本也然則自此至四靈以爲畜凡十句分爲三重此至五行以爲質七句明聖人制敎所法象也又自禮義人情二句

明聖人爲治政之時事也又四靈一句明徵報之功也
以陰陽爲端者端猶首也用天地爲根本又用陰陽爲端
首也猶如劒戟以近柄處爲根本以鋒杪爲端首也聖人
制法左右法陰陽及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法陰陽爲端
首也　以四時爲柄者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爲
柄也劒戟須柄而用之聖人爲教象須法四時而通也
以日星爲紀者紀綱紀也日行有次度星有四方列宿分
部昬明敬授民時是法日星爲綱紀也　月以爲量量者量
猶分限也天之運行每三十日爲一月而聖人制教亦隨
人之才分是法月爲教之限量也　鬼神以爲徒者鬼神
謂山川鬼神助地以通氣是以爲地之徒屬聖王象之樹
立羣臣助已以施教爲已徒屬也　五行以爲質者質體也
五行循廻不停周而復始聖人爲教亦循還復始是法五
行爲體也　禮義以爲器者此以下二句明聖人爲治政
時事也上既有法象爲先故可執禮義爲器用如農夫之
執耒耜也　人情以爲田者用禮義以爲器可耕於人情人

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也　四靈以爲畜者此一句明徵報也聖人既法象天地用禮義耕人情故獲天地應以徵報也四靈並至聖人畜之如人養牛馬爲畜然自天地爲本至此凡十句上四句皆以以字在於事上從月以爲量以下六句以字置於事下者上明天道事遠故以字在事上連於天也後明地道事近故以字居下欲連於人案前經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備論四者此經玄天秉陽覆說天有日星次經云地秉陰地有四時并有月也次經云五行之動覆說五行也於前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之中唯說天地與五行舉其大者此經揔覆前事故云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皆覆說前事禮義以爲器覆說上舍禮何以哉也人情以爲田覆說上人情也四靈以爲畜一句論若行以前諸事施之得所則四靈報應也　注天地至是也　正義曰天地以至於五行制作所取象也者天地陰陽四時日星月

量鬼神五行等皆外物非人所行故云所取象也謂聖人所法象以爲教也云禮義人情其政治也者此是人親自行故云其政治謂聖人行之爲政以治天下也云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者言此一經初以天地爲本終以四靈爲畜是當春秋始於元年終於獲麟也包之者謂春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籠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等案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爲五始元者氣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時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也正月者十二月之始則月以爲量也公即位者即一國之始亦禮義也熊氏云春秋書郊祭天是天也書地震是地也書冬無冰是陽也書大雨雹是陰也書春夏秋冬是四時也又四時陰陽也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春秋記事皆書日是日也莊七年恒星不見是星也春秋記事皆有月是月也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是鬼神也桓二年取郜大鼎是金也成十六年雨水冰是木也桓元年秋大水是水也宣十六年成

周宣榭火是火也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是土也金木水火土即五行也春秋得禮則襃失禮則貶是禮義也桓元年公即位先君被弒而行即位安忍其喪其情惡也莊元年不書即位文姜出不忍行即位之禮其情善也此是人情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是四靈爲畜也云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者呂氏謂呂不韋也說十二月之令謂爲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脩春秋相附近焉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故云相近也云器所以操事者操執也謂操執所爲之事若手秉耒耜耕田之事手操執之云田人所捊治也者捊謂以手捊聚即耕種耘鋤也即上汙尊而抔飲之類也云禮之位至三光是鄉飲酒義文賓於西北象天主於東南象地介是賓副坐於西南象天嚴凝之氣始於西南僎是主人之觀禮者坐於東北象陽氣之始是介僎象陰陽主人在阼階西面賓在戸西南面介在西階東面僎在房戸之間南面以四者位殊故爲四面之位象四時云三賓者衆

賓三人在正賓西南面是爲三賓也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象日月也云亦是也者以禮之取象其數非一以無正文故取此義而明之故云亦是言亦是法象之義也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物天地所養生 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情以陰陽通也 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事以四時成 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事以日與星爲候與作有次第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藝或爲倪 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山川守職不移 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事下竟復由上始也 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

也考成也器利則事成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奧猶主也田無主則荒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爲羣

疏此一節覆明前經諸事若行諸事治理皆應則萬事得成也 以天地爲本故萬物可舉也天地生養萬物今本天地而爲政教故萬物可舉而與也 以陰陽爲端故人情可睹也人情與陰陽相通今法陰陽爲教故人情無隱所以可睹見也 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生長收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自勸成也 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列猶次第也日中星鳥敬授民時無失早晚故民事有次第也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藝猶才也十二月限分猶人才各有所長聖人隨人才而教之則人竭其才之所長而爲功故云功有藝也 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山川鬼神各有分職不移今爲教引鬼神爲徒屬則事無失業故云事有守也 五行以

爲質故事可復也五行周而復始運迴無窮爲教法則此則事必不絶故云可復復反也　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考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治國用禮義爲器是器之利者故所治之事行必有成也　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上人是人民下人是聖人奧主也田無主則荒廢故用人爲主今以人情爲田用聖人以爲田主則人情不荒廢也　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由用也靈是衆物之長長既至爲聖人所畜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得以充庖廚是飲食有用也　注情以陰陽通也

正義曰案易文言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是萬物之情因陰陽而通也　注事下竟復由上始也

正義曰五行相次終而復始凡所營爲之事亦終而復始故云事下竟復由上始也謂事於下終末竟了更復從上而始也　注考成也器利則事成　正義曰考成也釋詁文論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器利則事成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

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淰之言閃也獝狘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

疏此一經以上有四靈之文更復解四靈之事故記人假問荅以明四靈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者問荅四靈名也謂之靈者謂神靈以此四獸皆有神靈異於他物故謂之靈　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解飮食有由之義也淰水中驚走也魚鮪從龍者龍既來爲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淰然驚走也　鳳以爲畜故鳥不獝獝驚飛也鳥從鳳來鳳既來爲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獝然驚飛也　麟以爲畜故獸不狘狘驚走也獸從麟者麟既來爲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狘然驚走也　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以龜知人情龜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

各守其行其情不失也然上三靈皆言其長來而族至則此應云龜以爲畜而甲族馴狎今獨云其感信而至者與上三族相互也此言感信則上亦感仁義禮而至也但因龜是知人情之易見者故就龜而言耳又初陳四靈麟在初者孔子獲麟記者隨時所見爲先也後列以龍爲首依四方之舊次也【注】淰之至至矣　正義曰讀淰爲閃者淰是水中之形狀故字從水閃是忽有忽無故字從門中人也人在門或見或不見獝是飛而猶起狘是狘然驚走故云獝狘飛走之貌也云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者案月令冬云其蟲介注云龜鼈之屬則龜爲水蟲水主信故信則至知水主信者易乾鑿度云陽氣合閉信之類故北方水爲信水旣爲信則土爲知也故乾鑿度云四時之義皆法中央中央土者可以兼四方之行知之決也是土爲知但水土二行俱有信知故樂緯云宮致鳳皇身信羽致幽昌身知又中庸注云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是土水俱有信知龜屬北方水大戴禮及樂緯云介蟲三百六十龜爲長

鱗蟲三百六十龍爲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長案月令春其蟲鱗則龍屬東方木也夏其蟲羽則鳳屬南方火也秋其蟲毛則麟屬西方金也案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脩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爲脩母致子之說故服虔注獲麟云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脩其母致其子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乂成而神龜在沼聽聦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爲以脩母致子之義也若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脩當方之事則當方之物來應故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脩春秋者禮脩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兊兊爲口故麟來許慎謹案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玄之聞

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作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少從以為天下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行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為瑞亡者為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脩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如鄭此說從陳欽之義以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蟲熊氏申鄭義云若人臣官脩則脩母致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脩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脩春秋為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録焉或以脩母致子康成所以不用也故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慎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鄭駮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靈中空言西方虎者

麟中央得則無近誣乎如鄭此言是麟非土精無脩毋致
子之義也四靈配四方如上所說若其取象理有多途虎
雖屬西方以其淺毛得屬中央土也故月令中央土其蟲
倮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又於陰陽虎屬寅是也麟屬東
方取其性仁則屬木也故公羊說麟者木精鄭云金九以
木八爲妻其性義木性仁得陽氣性似父得陰氣性似母
麟毛蟲得木八之氣而性仁褐冠子云麟北方玄枵之獸
是取象不一也鳳屬南方亦屬中央故樂緯云宮致鳳皇
是也龜屬北方亦屬東方五行傳云一曰貌時有龜孽是
也龍屬東方亦屬天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則有龍蛇之孽
是也五行傳又云二曰言時則有介蟲之孽三曰視時則
有倮蟲之孽是取象既多理非一概今以煩而無用故不
備言其數也釋獸云麐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云麟麕
身牛尾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廣雅云麒麟狼頭肉
角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
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檻穽不入羅網文

章斌斌故呼爲大角之獸也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繒或作贈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既言龜知人情故此言卜筮所造置之事故先王有事秉著龜龜既知人情因美龜德也先王聖人將有大事必秉執蓍龜而問吉凶言蓍者凡卜皆先筮故兼言之也　列祭祀自此至禮有序皆秉蓍龜事也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筮也　瘞繒者瘞埋也謂祀地埋牲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也幣帛曰繒繒之言贈也謂埋告又贈神也　宣祝嘏辭說宣揚也祝嘏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　設制度謂造宮室城隍車旗之屬也　故國有禮上諸事既並用卜筮故國家必有其禮也　官有御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也　事有職官既有御故百事

各有職主也凡所行禮皆有次序也 禮有序者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

患下不信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爲下生文雖並用卜筮而民下猶未見信先王患之更爲下諸事使達下也

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此所以達禮於下也敎民尊神愼居處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侑四輔也

疏 正義曰此

一節論上云禮有序故記人因說禮須達下之事　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者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臣禮而事天也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亦即是必本於天也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者天子至尊而猶自祭社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也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亦即是命降于社之謂殽地也　祖廟所以本仁也者王在宗廟以子禮事尸是欲使仁義之教達於下也亦即降于祖廟之謂仁義　山川所以儐鬼神也者王自祭山川是欲使儐敬鬼神之教達於下也儐敬也亦即是降於山川之謂與作也　五祀所以本事也者王自祭五祀是欲使本事之敎達於下也五祀是制度故云本事也亦即是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也　故宗祝在廟者前明因事鬼神使禮達於下此明因委於人使禮達於下也宗宗伯也祝大祝也王在宗廟則委於宗祝示不自專以達下也　三公在朝者在朝職事則委任三公也　三老在學者乞言則受之三老　王前巫者若王弔臨則前

委於巫也　而後史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不敢爲非也旣言前巫故云後史也　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者卜筮主決疑瞽是樂人主和也侑是四輔典於規諫者也示不自專故並置左右也　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者旣祭祀尊神及委任得人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之道也

注此所至輔也　正義曰自祭帝於郊至五祀所以本事是教民尊神也自宗祝在廟至皆在左右是愼居處也左輔右弼前疑後承皆侑勸人君爲善故以侑爲輔其四輔之義已具於文王世子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

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

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 疏 正義曰此

一節論上文禮既達於下有功而見徵應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百神天之羣神也王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 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者王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爲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焉 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者王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也詩云無思不服是也王云孝慈之道爲遠近所服也 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者王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得其正也然前有山川興作此不言者法則之事包之也 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此經覆說祭在上諸神是義之脩飾禮之府藏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 聖人

象此下之以爲敎令 其官於天也 官猶法也此聖人所以法於天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上言禮既藏於郊社天地之中是故制禮必本於天以爲敎也　必本於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大未分曰一其氣既極大而未分故曰大一也禮理既與大一而齊故制禮者用至善之大理以爲敎本是本於大一也　分而爲天地者混沌元氣既分輕清爲天在上重濁爲地在下而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也　轉而爲陰陽者天地二形既分而天之氣運轉爲陽地之氣運轉爲陰而制禮者貴左以象陽貴右以法陰又因陽時而行賞因陰時而行罰也　變而爲四時者陽氣則變爲春夏陰氣則變爲秋冬而制禮者吉禮則有四面之坐凶時有恩理節權是法四時也列而爲鬼神者鬼神謂生成萬物鬼神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是鬼神之功聖人制禮則陳列鬼神之功以爲敎也　其降曰命者降下也言聖人制禮皆仰法大一以下之事而下之以

爲教命也 其官於天也者結之也官猶法也 夫禮必言聖人所以下爲教命者皆是取法於天也

本於天 本於大一與天之義 動而之地 後法地也 列而之事 後法五祀五祀所以本事也 變而從時 後法四時 協於分藝 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也 其居人也曰養 養當爲義字之誤也下之則爲教令居人身爲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 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貨摯幣庭實貨也力筋骸強者也不則偃罷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本說禮從天地四時五行而生也而教於人故此以下論人用之以行刑罰冠昏朝聘之等皆得其宜也 夫禮必本於天謂本於大一與上天也謂行至誠大道是本大一效天降命是本於天也 動而之地祀社

於國是也　列而之事謂五祀即五祀所以本事是也
變而從時時也則四時以爲柄是也　協於分藝協
合也是分月之量也藝人之才也言制禮以月爲量合人
才之長短也　其居人也曰養者養宜也言制度以上諸
事之禮居人中身則人得其宜也　其行至朝聘此皆居
人身曰義之禮也謂諸禮皆須義行故云行也貨庭實也
力筋力拜伏也辭讓賓主三辭三讓飲食饗食之屬也冠二
十成人而冠昏三十而取射五射御五馭朝五年朝及諸
侯自相朝相見之禮聘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言人
若有義在身則能行此諸禮也　注養當至人出　正義
曰知養當爲義者以上云義之脩禮之藏下云聖人陳義
以種之又云義者藝之分人之節故知養當爲義也案聖
證論王肅以下云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
其居人曰養鄭必破爲義者馬昭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此云禮義者人之大端下每云義故知養當爲義也張
融謹案亦從鄭說云下之則爲教令居人身爲義者鄭爲

此注欲明攺養爲義之意言法天地山川下敎於民者則爲敎令法天地山川居在人身之中者則爲義事是不得爲養也引孝經說曰義由人出者證義從人身而出也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竇孔穴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言愚者之反聖人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文說禮爲治理之本故今說禮不可去之事

注 竇孔穴也　正義曰案哀元年左傳云逃出自竇又篳門閨竇是竇孔穴也

孔穴開通人之出入禮義者亦是人之所出入故云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皆得以爲美味性善者醇耳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上云禮不可去故次云禮之在人有厚薄之事　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者禮不可以已之故在人辟如釀酒須因麴糵則成酒無麴糵則酒不成人無禮則壞敗也　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者君子辟精米嘉器也小人辟麤米弊器言辟如釀酒共用一麴分半持釀精米嘉器則其味醇和一半釀麤米弊器則其味醨薄亦猶如禮自是一耳行之自有厚薄若君子性識純深得禮而彌深厚小人智慮淺薄得禮自虛薄也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

以耕之和其剛柔陳義以種之樹以善道講學以耨之存是去非類也本仁以聚之合其所盛播樂以安之協合感動使之堅固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也合禮於義則與義合不乖剌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以其合於義可以義起作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藝猶才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有義則人服之也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有仁則人仰之也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無以入也爲禮不

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嘉穀無由生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苗不殖草不除）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無以知收之豐荒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不知味之甘苦）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功不見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

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常謂皆有禮用無匱乏也車或爲居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言人皆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

安易曰危者安其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因上君子小人厚薄不同故此論聖人脩禮義治人情以至大順也各依文解之　故聖王脩義之柄者柄操也謂執持而用者謂脩理義之要柄脩理禮之次序以治正人情使去其瑕穢之惡養其菁華之善也　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者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情者亦是聖王之田也　脩禮以耕之者農夫之田用耒耜以耕之和其剛柔聖人以禮耕人情正其上下　陳義以種之者農夫耕田既畢以美善種子而種之聖王以禮正人情既畢用此善道而教之　講學以耨之者農夫種苗既畢勤力耘鋤去草養苗則苗善矣聖王以善道教民既畢又須講說學習以勸課之存是去非則善也　本仁以聚之者農夫既勤耘耨苗稼成孰當本此仁恩愛惜之心以聚集所收勿令浪爲費散聖王勸課行善既畢本此仁恩和親聚集善道使不廢棄也　播樂以安之者播布也農夫收穫既畢布其歡樂之心共相飲食以安美之聖王既勸民善道備足又說樂感動

使其勤行善道保寧堅固也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前旣明禮耕義種仁聚之今此以下廣明上三者相須也此明禮義相須禮是造物爲實義以脩飾爲禮之華故云禮也者義之實也　協諸義而協者協合也諸之也今將此禮合會於義謂以禮比方於義而協謂禮與義相協會也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者起作也禮旣與義合若應行禮而先王未有舊禮之制則便可以義作之如將軍文子之子是也先無其禮臨時以義斷之垂涕洟待賓于廟是其以義而作禮也庾云謂先王制禮雖所未有而此事亦合於義則可行之以義與禮合也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者此明仁須義也義者裁斷合宜也藝才也仁施也人有才能又有仁施若非義裁斷則過失故用義乃得分節也此唯明仁須義而云才者因明一切皆須義斷庾云藝者審其分仁者宜得節皆須義以斷之是義爲藝之分仁之節明義之貴也　協於義者斷才得分即是義能合藝也　講於仁者講猶明也使仁得節是義能明於仁

也　得之者強者若能得才分仁節之理則是豪強爲衆所畏服也　仁者義之本也者上云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明義能與仁爲節此言仁者義之本謂仁能與義作本　順之體也者仁者施生故爲順之體也　得之者尊既能施生又爲順體故爲人所尊仰也但義主斷割能服於人故得義者強仁是恩施衆所敬仰故得仁者尊也 注 協合至乖剌　正義曰合禮於義解經協諸義則與義合者解經而協也云合禮於義者謂將禮比方於義云則與義合者言禮與義相合不乖剌也禮所以與義合者禮者體也統之於心行之合道謂之禮也義者宜也行之於事各得其宜謂之義也是禮據其心義據其事但表裏之異意不相違故禮與義合也 注 以其至起作　正義曰云以其合於義者謂此禮以其合會於義故雖當無禮臨事制宜而行禮是可以義起作也衛將軍文子之子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於時無除喪後受弔之禮主人乃量事制宜練冠垂涕洟待于廟而受弔是以義而起作此禮也　故治

至肥也　此以下顯前譬也人君治人情若無禮猶農夫耕而無耜也　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者治國雖用禮不本其所宜如農夫徒耕而不下種子也　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者治國雖用善道所宜而不更爲講學使民知其道理如農夫雖種嘉穀而不耘壅則苗不滋茂厚實也　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者治國雖講之以學而不聚其仁行者如農夫雖耘壅成孰而不收穫取之也　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者治國雖聚仁若不奏樂和之則仁心不堅如農夫雖聚穀而不食則甘穀空失也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者前陳聖人禮耕以至安樂今顯譬農夫耒耜以至食之其事相似今更欲設譬以人身之肥譬家國禮足聖人爲教反覆相明正在此矣言雖奏樂於仁人而不使知達至順之理亦爲未善猶如人雖食五味而調和溫清不順則雖食不肥也　四體至常也　此一節明人及國家天下等皆悉肥盛所以養生送死常事鬼神　膚革充盈者膚是革外之薄皮革是膚內

之厚皮革也　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率土皆達順故合天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謂用孝悌以自載也德孝悌也以樂爲御謂用要道以行之樂要道也行孝悌之事須禮樂如車行之須人御也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者前雖明國家之順而皆局有條目而順理廣被無所不在此更揔説其事也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爲常也故孔子荅孟武伯問無違之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無違道之常也　故事至至也　皇氏云事大積焉而不苑者既用順爲常事無苑滯事大者天子事也雖復萬機輻湊而應之有次序不使苑積也　並行而不繆者並行謂諸侯來朝也既四方隨時貢賦有序雖並列俱陳而不錯繆也　細行而不失者謂大夫士出聘者也天子不遺小國之臣是不失也　深而通者深爲九州之外也雖地在遠荒而皆通貢王庭越裳是也　茂而有間者謂萬國貢賦庭實密茂而國朝之間自不廁雜以國之相次小則讓大不相及入也萬乘龍趨千乘雷動不相

妨害自四體既正至此皆由王者順之至也熊氏云此普據天下萬事有大有細有深有通有連有動言人皆明禮順政事無蓄亂滯合各得其分理順於其職所以大小深淺並合得其宜此順之至結自四體既正以下至此並是順之至極也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者上言順之至此明順有益明於順然後能守危者既明順道不敢爲非則能守自危之道謂以危戒愼而自保守也　注　易曰危者安其位　正義曰此易上繫文也案易繫辭云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危者安其位謂所以今日危亡者正爲不知畏懼偷安其位故致危也引之者證人之所居恒須危懼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豐殺謂天子及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拱持其情合安其危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

居中原而弗㴋也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㴋之也民失其業則窮窮斯濫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丱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羮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禄也用民必順不奪農時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之災螟螽之屬也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

寶人不愛其情言嘉瑞出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甑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棷聚草也沼池也則是無故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實猶誠也盡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既得明順乃安位此以下說行順以致太平之事各依文解之　故禮之不同也者天子至士貴賤宜順故禮不得同也　不豐也者禮應須少不可求多也　不殺也者禮應須多不可殺少也　所以持情而合危也者能順序如

上故使扶持其情合安其危不使危也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既使天下皆肥由於至順此更廣說順也既欲其順本居山者所利便於禽獸本居川者所利在舟檝故聖人隨而安之不奪宿習不使居山之人居川也不使渚者居中原小洲曰渚渚利魚鹽廣平曰原原利五穀既順安之故不使渚者徙中原　而弗敝也者必各保其業故恒豐而不敝困也　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者舉動皆順故必時也水時者謂虞人入澤梁及出入水之屬也火時者鄭注司爟引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時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金謂金錫石丱也木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也飲食必時者謂食齊視春之屬也　合男女者媒氏中春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　頒爵位者頒分也謂司士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也　必當年德者合男女使當其年頒爵位

必當其德年謂男三十女二十也當德謂君十卿祿下士
食九人等是也　用民必順者使之以時不奪農務也
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此論聖王用大順之道故致陰陽和
調羣瑞並至正由順之誠實故至於此也　故天不愛其
道者此以下明天地爲至順之主下瑞應也四時和甘露
降是天不愛其道也　地不愛其寶者謂五穀豐醴泉生
器車出也　人不愛其情者皆盡孝悌及越裳至也　山
出器車案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大平山車垂鉤注云山車
自然之車垂鉤不揉治而自圓曲　河出馬圖案中候握
河紀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注云龍而形象馬故云
馬圖是龍馬負圖而出又云伏犧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
於河遂法之畫八卦又龜書洛出之也　鳳皇麒麟皆在
郊棷案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今云在郊棷者言鳳
皇之衆或郊棷或阿閣也　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
闚也者此飲食有由也各隨其長而至既不獝狘故生乳
而衆多也俯下頭也鳥不畏人作巢在下故下頭可闚其

巢卵也手撫獸背則知有胎也　則是無故者言致此上事則是更無他故由先王能脩禮達義體信達順之誠盡故致此也

注器謂若銀甕丹甑也　正義曰此銀甕丹甑援神契文案援神契德及於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及於地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八表則景星見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來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動狐九尾雉白首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德至深泉則黃龍見醴泉湧河出龍圖洛出龜書其所致羣瑞非一不可盡言故略記之而已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一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禮器第十

正義曰鄭目録云名爲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故孔子謂子貢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此於别録屬制度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脩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禮釋回增美質措

則正施則行釋猶去也回邪辟也質猶性也措置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箭篠也端本也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傷也人之得禮亦猶然也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人協服也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懷歸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能使人成器則於外物無不備各依文解之 禮器至德也 言禮能使人成器故云禮器也既得成器則於事無不足故云是故大備也身既成器又能備足則是盛德也此大備者則上禮運所云曰人情以爲田脩禮以耕之至食而弗肥是也 禮釋至

則行　禮釋回此以下用禮爲器以耕人情之事釋去也回邪也用禮爲器能除去人之邪惡也增美質者增益也質性也禮非唯去邪而巳人有美性者禮又能益之也措則正者措置也言置禮在身則身正也施則行者施用也若以禮用事事皆行也　其在至易葉　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禮道既深此爲設辟也竹大竹也箭篠也言人情備德由於有禮譬如竹箭四時葱翠由於外有筠也筠是竹外青皮顧命云敷重筍席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案鄭引禮記之筠以爲青皮是知呼筍爲筠如松栢之有心也者又設譬也人經夷險不變其德由禮使然譬如松柏陵寒而鬱茂由其内心貞和故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者二者竹松也端猶本也松竹居於天下比於衆物最得氣之本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貫經也既得氣之本故經四時柯葉無凋改也改易互言也　故君至無怨　解外諧内無怨者謂於外跡遠之處與人諧和於内親近之處無相怨恨以其有禮接人故内

外協服也爲譬既畢此合之也前并舉筠心二事正欲譬於君子内外俱美外柔刃如筠故能與一切物相諧内和澤如松心故能與人無怨經云二者據譬也鄭云四物者析別言之　故物至饗德　故物無不懷仁者懷歸也由内外協服故悉歸仁故云物無不懷仁　鬼神饗德者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物既懷仁故神亦饗德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言必外内具也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鬼神所祀事有德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

言皆有異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不順其鄉之所有也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謂貢賦之常差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用年之豐凶也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言用之有節也殺謂穀不熟也匡猶恐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因上禮使人外内諧和遂云禮須信義兼說行禮之事各依文解之

忠信禮之本也者禮之爲本即忠信是也忠者内盡於心也信者外不欺於物也内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不欺物故與物相諧也義理禮之文也禮雖用忠信爲本而又須義理爲文飾也得理合宜是其文也無本不立解須本也無忠信則禮不立也無文不行解須文也行禮若不合宜得理則禮不行也　禮也至知禮　此一節論禮者合於天地恊於鬼神合於人心而行其禮若不得天時不得地財而行其禮則不知禮也禮也者合於天時者前云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覩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爲文之事也夫君子行禮必須使仰合天時俯會地理中趣人事則其禮乃行也仰合天時即依於四時及豐儉隨時也設於地財者俯會地理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　順於鬼神者鬼神助天地爲化之鬼神也祀之必順不濫逆也　合於人心者中趣人事也雖合天會地順於鬼神又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行也是以書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也　理萬物者也者若

能使事事如上則行葦得所豚魚戴賴是萬物各得其理也　是故天時有生也者言天四時自然各有所生若春薦韭卵夏薦麥魚是也　地理有宜也者地之分理自然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　人官有能也者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　物曲有利也者謂萬物委曲各有所利若麴糵利爲酒醴絲竹利爲琴笙皆自然有其性各異也皇氏云有聖人制禮得宜故致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之等非其義也　故天不生者旣得時財而爲天地人物美功故君子行禮不爲失時非財之事故此以下明之也此是不合天時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寒瓜夏橘及李梅冬實之屬也　地不養者此是不設地財也地不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也　君子不以爲禮者此是不合人心也　鬼神弗饗者此是不順鬼神也　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者此翻廣設地財也鹿豕是山養魚鼈是澤物今若非其地所養而設爲禮

此是謂爲不知禮也 注鬼神至德也 正義曰以經云順於鬼神先王制禮所以能順鬼神者以鬼神是有德之人死乃祀爲鬼神禮既合於人心故得順於鬼神也 故必至節矣 此一節以上文制禮因合天時地宜故此論隨地之所有以制禮也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爲國之大法也經法也 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者倫猶例也制禮之大例又宜隨地廣狹爲法謂貢賦之常差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者此廣順天時上猶豐也下猶荒也雖以地廣狹爲制而又皆須隨於天時也多少隨年豐荒也 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者此言得時之美也大殺謂五穀不孰也匡猶恐也雖大凶殺之年則人主隨而省斂狹用故天下之衆不恐懼也則上之制禮也節矣合結地財天時也廣狹隨地而賦豐凶逐時而斂衆之不恐並由君上制禮有節故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

稱次之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言受命改制度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倫之言順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天地人之別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義之言宜也人道之宜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足猶得也稱稱牲之大小而爲俎此指謂助祭者耳而云百官喻衆也諸侯

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摯闍者謂之臺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亦因上制禮得節故以下諸事皆由禮洽天時今各依文解之　禮時爲大者揖讓干戈之時於禮中最大故云時爲大也　順次之者雖合天時又須順序故順次之也　體次之者有時有順又須小大各有體別也　宜次之者大小雖有體行之又須各當其宜也　稱次之者稱猶足也行禮又須各自足也　堯授至來孝此釋時爲大也堯舜所以相授者堯舜知子不賢自能遜退而授人此時使之然也桀紂凶虐不能傳位與人湯武救民之災不可不伐亦時使之然也　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豐邑非是急行巳之道能述追先祖之業來行孝道於此

豐邑時使之然不得不爾釋時之義也今詩本革作棘猶作欲聿作遹字不同者鄭荅炅模云為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為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革棘聿遹字異義同詩注來勤也言作豐邑非急成已之欲乃追述王季勤行孝之道也 注革急至述也 正義曰革急聿述並釋言文猶道也釋詁文 天地至倫也此事皆是下之事上以敬順為本故云倫也 以前經云時為大順次之故以倫為順也 社稷至體也 以前經云體次之此覆說體也社稷山川為天地之別體鬼神是人之別體各有軀體也 注天地至體也 正義曰神是天之別體社稷山川是地之別體鬼是人之別體兼云天者社稷山川雖形屬於地精靈上連於天也此經鬼神之祭則上宗廟之事而別屬體者宗廟至尊事之須順故屬順也體是乆死所為故後屬體也故云天地人之別體也喪祭至義也 此釋宜次之也宜義也主人有喪祭之事應須費用而賔客有賻賵之交是人道之宜也故後云喪

禮忠之至賔客用幣義之至也　羔豚至稱也　此釋稱次之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足猶得也夫臣助祭則各有俎祭竟播及胞翟雖復羔豚之小而百官一切皆悉得也大牢而祭不必有餘者假令大牢亦不使有餘也此之謂稱也者小而皆得大而不餘是各稱牲體也　注此指至衆也　正義曰案儀禮士祭用特牲大夫祭用少牢皆以成牲不用羔豚此得有羔豚祭者案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無地大夫士薦羔豚也無地則無臣助祭故云百官喻衆也　諸侯至稱也　正義曰此一節還明上經稱次之事也但禮主威儀以尊卑大小多少質文各有所宜其稱非一故從此以下更廣則爲稱之事各依文解之　諸侯以龜爲寶者諸侯有保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爲寶也　以圭爲瑞者圭兼五等玉也諸侯之於天子如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大子大子與之玉亦謂爲瑞也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于羣后是也此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　家不寶

龜者家卿大夫也大夫卑輕不得寶龜故臧文仲居蔡爲僭也　不藏圭者卿大夫不得執玉故不得藏圭　不臺門者兩邊築闍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而大夫輕故不得也　言有稱者結上得與不得各有所稱 注 古者至之臺　正義曰言古者貨貝以貝爲貨若今之用錢爲貨也貝有五種案食貨志王莽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文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文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文也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文也　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是爲貨貝五品又以龜爲寶故云古者貨貝寶龜云易曰十朋之龜者案損卦六五爻云或益之十朋之龜鄭注引爾雅云一曰神龜郭注此當龜以爲畜在宮沼者二曰靈龜注云今江東所用卜龜黃靈黑靈者此蓋與天龜靈屬一也三曰攝龜注云以腹甲翕然攝斂頭閉藏之即當周禮地與四方之龜知

者以皆有奄斂之義故也四曰寶龜即遺我大寶龜及樂記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及公羊定公八年龜青純皆是也五曰文龜注甲有文采者河圖云靈龜負書丹甲青文是也言靈者直是神龜之義非天龜也六曰筮龜注云常在蓍叢下者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注此皆說龜所生處也大凡神靈寶貝文攝唯五體而已家語臧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此云家不寶龜案三正記白虎通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者彼謂卜龜士亦有龜故士喪禮卜宅是也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也臣瓚注漢書云蔡龜名非也臧氏又有僂句故左氏昭二十五年傳云僂句不余欺是也食貨志云元龜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此等皆謂一貝有十朋與十朋之龜義同也云闍者謂之臺爾雅釋宮文 禮有

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饔餼於上

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饗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二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所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如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疏 禮有以多爲貴者　正義曰天子七廟尊者識深孝篤故立廟乃多丗爲稱也　諸侯五大夫三士一者德轉薄故廟少爲稱也士一廟者據下士爲言若適士則二廟也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謂天子朔食也尊者宜備味多乃稱之故多致豆二十有六也　諸公十有六上公也謂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也　諸侯十有二者侯伯子男也亦謂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也　上

大夫八下大夫六者皆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　諸侯七介七牢者介副也牢大牢也謂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牢禮賜之也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言之也　大夫五介五牢者臣爲君使各降其君二等此五介五牢謂侯伯之卿亦舉中言之　諸侯之席三重者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也尊者須温厚故多重乃稱也三重則四席也熊氏云二重則三席也　大夫再重者卑於人君故也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者五重謂抗木與茵也尊者宜堅固故多重也　八翣者尊宜多鄣蔽以稱之也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及爲賓客之事　再重三重六翣者五等同也卑於王故鄣蔽少也然前介及牢四翣者諸侯大夫又卑故從而少飾也此以多爲貴也者都結上之文也　注豆之至四重　正義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者以文連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皆食饗大禮明天子諸侯之豆數亦是大禮故爲天子朔食諸侯相食也其天子齊則無文亦當與朔食同也皇氏云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下東西夾各十七兩十七合三十四三十四就二十六故合六十也今案禮有正羞庶羞故公食大夫禮設韭菹醓醢六豆設于醬東是正羞也將食士羞庶羞設于稻南膷臐膮牛炙之等十六豆謂之庶羞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故鄭注掌客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爲正羞故熊氏以爲正羞醓醢百二十罋之等但不知堂夾若爲陳列皇氏以爲庶羞其義非也云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者鄭引以證下大夫六豆之義云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者下大夫六豆設于堂上則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亦設于堂上顯著可知故云其餘著矣云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戸西者證明此經上大夫八豆之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亦有上大夫八豆之

文必引聘禮上大夫者此以公食大夫是食禮聘禮上大夫是致饔餼禮欲見食與饔餼堂上豆數同故鄭此云凡致饔餼堂上豆數亦如此謂亦如此食下大夫之禮云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此豆數皆周禮掌客文其陳于堂上及東西夾此鄭以意量之案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西夾六豆東方亦如之此是堂上東西夾各設其豆東西夾又減於堂上之數上公堂上十六豆故知東西夾各十二侯伯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十也子男堂上亦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六也云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者大行人云上公介九人禮九牢侯伯介七人禮七牢子男介五人禮五牢此獨言侯伯者舉中言也云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者案大行人云凡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侯伯七介七牢其臣既降二等故卿大夫五介五牢其介數得各下其君二等若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今言五

牢者唯據侯伯之卿降君二等也其餘牢禮則否云　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者明五重之義云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者古者爲椁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椁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椁之上所以抗載於土引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横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横三此士之禮一重者引之者證此經葬五重三重之義也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横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茵者藉棺外下縟用淺色緇布爲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爲囊將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縟也而縮二横三每爲一重也抗木上横三下縮二以其在上象天天數奇故上三也下象地地數耦故下二也茵則上直二下横三茵既在下下法地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天以天三合地二人中央也故鄭注士喪禮下篇云謂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此皆皇氏之說也今

案既夕禮抗木橫三縮二茵縮二橫三鄭注云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如鄭此注則茵縮二在下皇氏云茵縮二在上橫三在下象天裹天子既與鄭注違其義非也云以此差之上公四重者案天子既五諸侯乃三案豆數及棺之重數上公與諸侯不同今諸侯既三明上公四重也熊氏於此明筵之例既是禮之通義今略載焉熊氏云天子祫祭席五重此文是也禘則宜四重也時祭三重司几筵職是也受神酢席亦然大朝覲大饗食封國命諸侯皆然知者司几筵職文其平常朝覲及燕蓋亦三重席知者以諸侯燕禮有加席故也其臥席則亦下莞上簟則詩斯干所云是也天子待諸侯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待諸侯之孤亦然故公食大夫禮注云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是也待諸侯之卿大夫則公食云上下大夫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注云謂三命大夫是也公食大夫雖是諸侯之法然天子待之亦然也天子於己臣子孤卿以下蓋亦然若其燕此上

等之人皆單席故燕禮賓無加席注云燕私禮臣屈也然天子燕臣亦然也祭天則蒲越稾鞂郊特牲云是也自天地以外日月山川五祀則郊特牲鬼神之祭單席是也及司几筵云甸役則設熊席注表貉所設席亦是也顧命席鄭注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諸侯則司几筵云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加繅席是祭祀二重也諸侯相朝亦二重也相饗此經三重及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於燕則兩重以介爲賓或可賓亦單席也待聘卿大夫諸侯自坐蓋亦兩重也其聘者身則禮時及饗食孤則莞筵藻席卿大夫則蒲筵萑席故聘禮之賓皆筵注引公食大夫禮曰蒲筵萑席公燕則以介爲賓故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是也於已臣子則燕禮賓無加席卿辭重席則司宫徹之諸公亦無加席大射則賓有加席以射辨尊卑故也然則饗食已卿大夫亦重席其祭社稷山川亦單席大夫士祭祀止一席也故特牲少牢無異席也其卿大夫依法再重席燕禮

賔及鄉一席屈也聘賔爲苟敬席屈大射賔雖加席餘鄉一席亦屈也然則孤鄉大夫再重正也故鄉射注大夫再重席正也然則鄉飲酒諸公三重席者鄉人特尊之也故諸公升如賔禮辭一席使人去之注謙自同於大夫是也大夫再重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云大夫席再重也卿大夫爲主人正一重席者以賔鄉人之賢者故下之也公食賔坐遂卷加席公不辭者注云賛者以告公公聽之重來優賔也凡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故燕禮注云重席重蒲筵是也所以鄉射大夫辭加席亦是一種稱加者以上巳云公三重大夫再重故變云加耳若餘經雖異席亦稱重則此經是也凡席有兩則稱二重有一則稱一重與棺重別也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

咎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天子無介無客禮也灌獻也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鵠纓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揖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以少爲貴亦是稱之義也　天子無介者爲賓用介而天子以天下爲家既不爲賓客故無介也　祭天特牲者特一也天神尊

尊質故止一特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者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天子事天既用一牛故天子巡守過諸侯境土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也　諸侯相朝灌用鬱鬯者轉卑須味轉多也諸侯相朝謂五等自相朝也灌獻也天子祭天不用鬱鬯諸侯膳天子亦無鬱鬯而自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殽味也何以知朝享畢而灌案司儀職云凡諸公相爲賓將幣畢云儐亦如之鄭云儐謂以鬱鬯禮賔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而引禮器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賔也案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祼而酢則諸侯朝天子天子灌亦用鬱鬯此特云諸侯相朝者此經據以少爲貴諸侯於天子無鬱鬯諸侯相朝則設鬱鬯欲見卑者禮多故特舉諸侯相朝也無籩豆之薦者義在少而不在味故唯有鬯而無殽也　大夫聘禮以脯醢者大夫出使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無芬芳之德故須味稍多也　天子一食者食

猶飡也尊者常以德爲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飡轉告飽而待勸之乃更飡故云一食也　諸侯再者德降天子故至再飡而告飽須勸乃又食　大夫士三者德轉少告轉踈也故少牢特牲禮皆三飯而告飽也　食力無數者食力謂工商農庶人之屬也以其無德不仕無禄代耕故但陳力就業乃得食故呼食力也此等無德以飽爲度不須告勸故飡無數也庾云食力力作以得食也　大路繁纓一就者大路殷祭天之車也殷猶質以木爲車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也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帀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帀一成車既樸素故馬亦少飾止一就也　次路繁纓七就者次路殷之第三路也供卑用故就多也然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次路七就鄭注郊特牲以此云七爲誤圭璋特者圭璋玉中之貴也特謂不用他物媲之也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執璋表德特達不如物也　琥璜爵者琥璜是玉劣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

至酬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
爵也琥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通也崔氏云諸侯貴
者以琥賤者以璜則公侯以琥伯子男以璜也　鬼神之
祭單席者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温故單席也　諸侯視
朝大夫特士旅之者視朝謂日出視諸臣之朝者也特猶
獨也旅衆也君行日出路門視諸臣之朝若大夫則君人
人揖之若士則不問多少而君衆共一揖之也是大夫貴
故人人得揖士賤故衆共得一揖是以少爲貴也此諸侯
所尊者少故大夫特士旅之若天子之朝所尊者多故司
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是也　注天
子至揖之　正義曰此云天子無介謂無以客禮陳擯介
也其實餘事亦有介副故鬯人共介鬯是天子臨鬼神使
介執鬯也云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者案儀禮特牲有
九飯少牢十一飯鄭云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此云一
食再食與彼不同此據食畢更加飯告飽之數也云食力
謂工商農也者以經既云大夫士別一食力大夫士之下

唯有工商農故知食力是工商農也若對文言之則庶人食力故晉語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也云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鵠纓者皆周禮巾車文案巾車云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云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者聘禮曰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是聘也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以相見及朝天子亦無束帛是圭璋朝聘以爲瑞無幣帛案聘禮行享之時則璧以帛琮以錦是加束帛又小行人云以玉合六幣圭以馬注云二王之後享天子璋以皮注云二王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唯圭璋特升堂亦是圭璋特義也云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者琥璜非爵名經云琥璜爵故知琥璜送爵也案聘禮禮賓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饗以酬

幣又致食以侑幣鄭云禮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則諸侯於聘賓唯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也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也易曰尊酒簋貳用缶

疏 正義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案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角受四升其器小佐食洗散以獻

尸散受五升其器大是尊者小卑者大案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崔氏云案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耳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也　五獻之尊者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其饗有酒列尊之法故云尊也　門外缶者缶尊名也列尊之次缶盛酒在門外　門內壺者壺亦尊也盛酒陳尊在門內　君尊瓦甒者君尊子男尊也子男用瓦甒爲尊故云君尊瓦甒云君尊則壺缶但飲諸臣也不云內外則陳之在堂人君面尊專惠也　此以小爲貴也者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不重味故以小爲貴稱也

凡觴至用缶　正義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者皆韓詩說文案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

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
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揔名
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
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古
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
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
許慎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
又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鄭駮之云周禮獻以
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觶字角旁著氏是與觚相涉誤爲觚
也南郡大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
爵三觶相應如鄭此言是周禮與韓詩說同一也此周禮
一獻三酬案燕禮獻以觚又燕禮四舉酬熊氏云此一獻
三酬是士之饗禮也若是君燕禮則行無筭爵非唯三酬
而已若是大夫以上饗禮則獻數又多不唯一獻也故知
士之饗禮也云壺大一石瓦甒五斗者漢禮器制度文也
此瓦甒即燕禮公尊瓦大也云缶大小未聞也者今以小

爲貴近者小則遠者大缶在門外則大於壺矣案禮圖瓦大受五斗口徑尺頸高二寸徑尺大中身銳下平瓦甒與瓦大同引易曰尊酒簋貳用缶易坎卦六四爻辭案六四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鄭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玄酒而用缶也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廢猶去也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

三寸

疏 正義曰天子之堂九尺此周法也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　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大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

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謂廢去其禁司尊彝鬱鬯之尊用舟以承之其犧象等六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是天子諸侯廢禁　大夫士棜禁者謂大夫用棜士用禁

注 棜斯至三寸　正義曰棜斯禁此文謂之棜案鄉飲酒是大夫禮謂之斯禁也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氣菱苕華爲飾刻其足爲褰帷之形也云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者棜是轝名故既夕禮云設棜於東堂下注云棜今之轝也又注特牲云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轝之棜故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云棜耳故少牢司宮尊兩甒于房戸

之閒同棜是周公時巳名斯禁爲棜也今定本無世人二字熊氏以爲後世人因名云耳謂後世作記之人始名爲棜其義非也云大夫用斯禁者案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則斯禁也案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玉藻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謂之禁者鄭注士冠禮云名之禁者因爲酒戒也案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案特牲是士禮而云棜禁在東序士亦言棜者鄭注云棜禁者祭尚厭飫故得與大夫同也云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者案漢禮器制度而知今案鄭注儀禮棜今無足轝皇氏以爲棜一頭有足一頭無足未知有何憑據且高下不等何以承尊其義非也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

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

疏 正義曰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袞諸侯以下又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袞侯伯鷩子男毳孤卿絺大夫玄士爵弁玄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山龍今云龍袞者舉多文爲首耳日月之文不及龍也崔云然也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者亦是夏殷也周藻五采也十二謂旒數也　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者亦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　此以文爲貴也者是其稱也

注 此祭至采藻　正義曰此祭冕服也既漫云龍袞黼黻故鄭云此是祭祀冕服也云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者鄭據經非周法也而云似夏殷者夏殷無服禮文今此文非周制故云似也熊氏云朱綠以下是夏殷禮其

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等皆周法無嫌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也孤絺冕而下其中有黻特舉黼黻而言耳故詩采菽云玄衮及黼是特言黼也詩終南美秦襄公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熊氏之義踰於皇氏耳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鼏或作幕樿木白理也

疏 正義曰至敬無文至敬謂敬之至極謂祭天服用大裘是無文也父黨無容者謂父之族黨是親質素故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 大圭不琢者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也尚質之義但杼上終葵首而無琢桓蒲之文也 大羹不和者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

知調和後人祭也旣重古故但盛肉汁謂之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者大路殷家祭天車也越席蒲席也祭天本質素故素車蒲席也　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爲犧牛之形用以爲尊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娑尊也祭天旣用陶匏蓋以瓦爲尊畫犧羽於上或可用犧爲尊是夏殷禮也用陶也皇氏以爲犧尊即周禮犧象也而祭天用陶匏者謂盛牲牢及酌酒器其義非也具在特牲疏疏布冪者疏麤也冪覆也謂郊天時以麤布爲巾以覆尊也故冪人云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注云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也　樿杓者樿白理木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爲杓而鄭注周禮亦云祭天爵不用玉也 注 大圭至葵首

正義曰杼殺也長三尺下頭方而殺其上故云杼上終葵首者椎名也於杼上之頭又爲方椎故云終葵首也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

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省察

也不同言異也【疏】正義曰禮不可不省記者引孔子語證上諸事也省察也禮既有諸事所趣不同不可不察不察則禮道無由可知也禮不同者此是可省之事也不同謂或高下大小文素之異也　不豐者應少不可多是不豐也　不殺者應多不可少也是不殺也　此之謂也蓋言稱也者此之謂上諸事也上事各異蓋是各言其有稱故也此經摠說在上稱之事也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德發揚詡萬物詡猶普也徧也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發猶見也樂多其外見也【疏】正義曰此一節以上言稱作記之人因廣明稱之事　禮之以多爲貴者此說禮之所以須多爲貴之意以其外心者也謂其用心於外也用心於

外謂起自朝廷廣及九州四海也王者居四海之上宜爲四海所畏服故禮須自多厚顯德於外於外亦以接物也故云以其外心者也隱義云萬物在人外非已所有故以多爲貴也　德發揚詡萬物者此以下解心在外義也詡普也徧也言王者撫有四海宜發揚其德普徧萬物也大理物博者言王者大領理萬物之事廣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者結上也既有德發於外徧萬物理博事條如此則豈得不貴多乎故貴之也　故君子樂其發也者君子則天子也發見也既須外接故所行事樂得其禮迹發見於外也一云君子謂民下識禮道者也庾云王功被於物君子樂其外見也

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德產之致也精微**致致密也**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萬物皆天所生孰可奉薦以稱也**如**

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少其牲物致誠慤

疏正義曰此一節亦覆說禮之以少爲貴之意　以其內心者也內心謂用心於內也用心於內謂行禮不使外迹彰著也　德產之致也精微者此以下解心在內義也德天地之德也產生也致密也言天地之德生於萬物深密唯精唯微無所遺忘者也盧云天地之德所生至精至微也　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觀猶覽視也言視天下萬物皆是天地所生若持彼所生以報於彼終非報義故云無可以稱其德者也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者既無物可稱則宜少外多內也是其外迹豈得不貴少乎王云欲徧取萬物以祭天終不能稱其德報其功故以特犢貴誠慤之義也　是故君子愼其獨也者獨少也既外迹應少故君子用少而極敬愼也前云故此云是故者愼之情深故加是也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

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覆説聖人制禮或內或外或少或多然後爲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者解內心也天不可外報所以內極敬愼而其理爲尊也 外之爲樂者解外心接物須廣大故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也隱義云樂多其外見者謂衣服萬物悉外見物也己有功德故得使有此物以光輝祀先人爲樂也 少之爲貴者極心於內故外以少爲貴也 多之爲美者極禮迹於表故以外多爲美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者合結多少乃異而以有稱爲禮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君子謂大夫以上攘盜竊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説禮旣須

稱中則得禮僭則盜竊　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者君子
大夫以上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故祭用
大牢而謂之禮也　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者匹士士也
攘盜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若用大牢
則是盜竊用君子之禮也然不直言士而言匹士者庾云
士言其微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故謂之匹也白虎通云
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偶陰陽相成之義也故論
語云匹夫匹婦撿於禮本時有匹字作正字者有通者云
天子大夫常祭亦大牢故此文云大夫大牢謂之禮正也
若諸侯大夫自常祭少牢加一等乃大牢耳少牢饋食是
諸侯大夫禮也崔氏亦用此義然盧王禮本並作匹字矣
今定本及諸本並作正字熊氏依此本而爲正字恐誤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

濫亦盜竊也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爲龜耳諸侯飾以
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夫士

當緇組紘纁邊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棁宫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奢而失禮之事管仲鏤簋朱紘者此是不稱之人也管仲齊大夫也簋黍稷器也紘冕之飾用組爲之以其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爲纓此鏤簋朱紘是天子之飾而管仲僭濫爲之也山節者山節謂刻柱頭爲斗栱形如山也藻棁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爲之也鄭注明堂云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爲藻文也　君子以爲濫矣者君子識禮者也謂管仲行此事是爲僭濫也

【注】鏤簋至禮也　正義曰鏤簋謂刻而飾之鏤謂刻鏤故知刻而飾之云大夫刻爲龜耳者案少牢敦皆南首鄭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也龜簋聲相近故知爲龜形也云諸侯飾以象者案燕禮有象觚故知飾以象也云天子飾以王者案周禮九嬪云贊玉齍玉府云共玉敦是也云朱

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皆祭義文也云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者案士冠禮緇組紘纁邊是士也天子諸侯用純大夫當用雜故宜與士同也云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者釋宮云其梁上楹謂之梲孫炎云梁上侏儒柱也又云栭謂之節李巡本節作楶謂欂盧一名節皆謂斗栱也熊氏云栭上著木鬚櫘謂之欂盧即今之楮木也以欂盧與栭異物其說非也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者此莊二十四年穀梁傳文彼云大夫斲之士斲本與此異案禮緯含文嘉云大夫達棱謂斲爲四棱以達兩端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晉語及含文嘉并穀梁傳雖其文小異大意略同也此管仲所僭皆天子之禮知者明堂位云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故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隘猶狹陋也祀不以

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務新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儉而不中禮非稱之事　豚肩不揜豆者晏平仲齊大夫也大夫祭用少牢士用特豚而平仲今用豚豚又過小併豚兩肩不揜豆也必言肩者周人貴肩也肩在俎今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其實在俎不在豆也澣衣濯冠以朝者大夫須鮮華之美而晏氏澣衣濯冠以朝君是不華也　君子以爲隘矣者隘狹也識禮君子評其大儉褊狹

注 祀不至者同　正義曰與無田者同謂與無田之士同不闕大夫也無田大夫猶用羔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言二大夫皆非也紀絲縷之數有紀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我我知禮者也克勝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述知禮

之人自稱戰克祭受福之事　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者又引郊特牲語結稱也我謂知禮者克勝也言知禮之人戰必勝祭必受福　蓋得其道矣者解所以戰勝而祭受福也戰勝祭受福是所爲得道不多不少隨而稱當也秖爲二大夫之不稱也然此無戰事秖應云祭受福而此連言戰者彼爲二句相連故合引之也且彼因祭之田獵而教戰選兵祭有戰事 注 我我知禮者也　正義曰知非孔子自我者君子務在謙光不應自言祭祀受福之事故知述知禮者而言我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 祈求也祭祀不爲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已耳 不麾蚤 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齊人所善曰麾 不樂葆大 謂器幣也葆之言褒也 不善嘉事 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禮宜告見於先祖耳不善之而祭 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以禮之義有以小少爲貴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祭祀之事依禮而行不樂華美祭祀不祈者祈求也凡祭祀之禮本爲感踐霜露思親而宜設祭以存親耳非爲就親祈福報也　不麾蚤者麾快也蚤謂先時也孝子感霜露應心而思親思親而宜祭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早設爲快也　不樂葆大者葆者褒也褒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幣通丈八尺豆盛四升不以貴者貪高大爲之也　不善嘉事者嘉事冠昏也人年二十成人自宜冠三十嗣世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埽地而祭禰並是有爲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用牲不及肥大者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尺各有所宜不必須並及肥大也　薦不美多品者薦祭品味宜有其定不以多爲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是也　注祈求至巳耳　正義曰案鄭志荅趙商問祭祀不祈商案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者何義也鄭荅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巳禱祈有爲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又鄭發墨

守云孝子祭祀雖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已不求其爲而祝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祀內盡已心外亦有祈福之義也

注嘉事至是也

正義曰案桓三年齊侯使仲年來聘致夫人于時公取文姜三月廟見故仲年來致夫人于時無祭而云嘉事之祭者當致夫人之時必告廟也故曾子問卿大夫取妻三月有廟見之禮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奥

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閒爲大夫於時爲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爲宗人之爲也奥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

夫奥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

於瓶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

疏正義曰此以下引仲尼證不得所宜之人也文仲魯大夫也事莊閔僖文四君時人衆尊爲知禮故孔子證其不知禮之事以譏時人也　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者此非禮之一事也魯閔公僖公俱是莊公之子閔適而小僖庶而大莊公死而立閔爲君僖時爲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僖爲君僖死僖公子文公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是時夏父弗綦爲宗伯典禮佞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使列昭穆以閔置僖下是臣在君上爲逆亂昭穆時臧文仲爲卿大夫見有此逆祀之事而不諫使止故云安知禮也　燔柴於奧者此又非禮之事奧音爨爨以爨者爲義也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而夏父弗綦爲禮官謂爨神是火神而遂燔柴祭之此是失禮而文仲又不能諫止之又爲不知禮也　夫奧者老婦之祭也者既譏燔柴於爨又明祭爨不可以燔柴之義爨者是老婦

之祭其祭卑唯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若此何得燔柴
祭之也 注 文仲至燔柴　正義曰云文仲魯公子彄之
曾孫臧孫辰也者案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
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是公子彄曾孫也云莊文之間爲
大夫者案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文二年縱逆祀
是莊文之間爲大夫云於時爲賢者襄二十四年左傳云
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於後世死猶不朽是於時
爲賢也云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
者案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逆祀奈何先禰
而後祖也何休云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
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閔僖爲兄弟以繼代言
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故云先禰後祖此公羊
之義也案外傳云躋僖公弗綦云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
言之終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
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躋僖公爲昭閔公爲穆
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氏云自躋

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同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許君謹案同左氏說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如鄭此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爲昭非昭穆也云奧當爲爨字之誤也者下文云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故知非奧奧者夏祀竈神其禮尊以老婦配之耳故中霤禮祭竈先薦於奧有主有尸用特牲迎尸以下略如祭宗廟之禮是其事大也爨者宗廟祭祀尸卒食之後特祭老婦盛於盆尊於瓶是其事小也云或作竈者諸禮記本有作竈字故云或也云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者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饔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云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者依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當時失禮又以此爲祭火神遂乃燔柴故文云燔柴於奧明失禮也皇氏云弗綦旣以逆祀爲是又以燔柴祭爨爲是云祭火神乃燔柴者熊氏云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乃燔柴案異義

竈神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許君謹案同周禮鄭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陘於禮乖也如鄭此言則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此祝融并奧及爨三者所以不同也

禮也者猶體也若人身體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其致一也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三百三千皆猶誠也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謂以少小下素爲貴也若順也有美而文而誠若謂以多大高文爲貴也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謂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有曲而殺也謂若父在爲母期也有經而等也謂若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爲父母三年有順而討也討猶去也謂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爲節也有摲而播也摲之言芟也謂芟殺有所與也若祭者貴

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有推而進也謂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有放而文也謂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黼黻有放而不致也謂若諸侯自山龍以下有順而摭也謂若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一也俱趨誠也由用也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因上禮之有稱故此以下廣明三代之禮皆由誠信乃合亦各依文解之　禮也者猶體也者猶若人身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釋體也人身體髮膚骨血筋脉備足乃爲成人若片許不備便不爲成人也　設之不

當猶不備也者合譬也禮既猶如人之有體體雖備但設之不當則不成人則設禮不當亦不成禮猶如人體之不當也所以已祭天地復祭山川社稷已事生人復祭宗廟是備之義也　禮有大者謂有大及多爲貴也有小者謂有小及少爲貴也有顯者謂有高及文爲貴也有微者謂有素及下爲貴也　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者各隨其體而設禮不得不當也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既設禮大小隨於萬體不可不備故周公制禮遂有三千三百之多也　其致一也者致至也一誠也雖三千三百之多而行之者皆須至誠故云一也若損大益小揜顯大微皆失至誠也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爲設官分職之法亦名周官有六卿每卿下各有屬官六十凡三百六十經秦焚燒之後至漢孝文帝時求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非上之義唯證周禮三百六十職也　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室猶禮也戶猶誠也入室必由戶行禮必由誠故云未有入室而

不由戸行禮不由誠者言皆由誠也　君子至誠若此經覆明上以少小下素之義　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者謂所以少小下素爲貴者當求諸於內有所求竭已情盡其戒愼致其恭敬而行至誠和順故以少小下素爲貴也　有美而文而誠若此一經明多大高文爲貴之義有美而文者謂有威儀之美而文章顯著而行至誠和順者章之於外故須多大高文也言內行誠順則以少小下素求諸內也外行誠順則以多大高文章之外也　君子至撫也　此經廣明禮意不同而有直而行也者君子之於禮一事也直而行謂親始死孝子哀感哭踊無節直任已天性而行也　有曲而殺也者二事也曲殺謂服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期是曲殺也　有經而等也者三事也經常也常而等謂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雖尊卑有異而服其父母則貴賤同等也　有順而討也者四事也順猶順序討猶去也謂天子至尊每十二爲節自此以下轉相降差公九侯伯七子男五是順序而稍去之也　有攄而播

也者五事也揃芟也播布也謂君祭而羣臣助祭得俎而下至胞翟一切悉有所得是芟上貴之分以布徧於下也　有推而進也者六事也謂二王之後巳喪天位而天子必推而進之使用王禮也　有放而文也者七事也放法也謂天子畫日月星辰於衣服是法天以爲文　有放而不致也者八事也致極也謂諸侯以下亦有放法而不得極也　有順而摭也者九事也摭猶拾取也謂若君沐粱大夫用稷士用粱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也　三代至殷因　此一節廣明三代損益不同三代之禮一也者謂三代所行之禮雖各別一皆趨於至誠故云一也　民共由之者由用也非唯君行禮用誠如一也民亦共用誠如一也　或素者前明三代雖異而俱用誠是同此述其迹異也或素尚白也尚白殷世之禮也　或青者尚黑夏世之禮也然夏先殷後今先云或素者記是周時今欲見周因於殷殷因於夏禮也　夏造者徃來之禮雖同而先從夏始故云夏造也　殷因者因於夏禮而用之故云

殺因也 注 一也至存也 正義曰一也俱趨誠也文承上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一謂至誠故知此一亦至誠也云青尚黑者也者夏以十三月爲正於時草之萌不變白而青也夏正尚黑故知青謂黑也云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者案史記秦二世謂胡亥於時丞相趙高欲殺二世未知人從已否乃指鹿爲馬民畏趙高皆稱鹿爲馬是其事也其以青爲黑以黑爲黃即鹿馬之類也鄭去胡亥既近相傳知之此作記之人在胡亥之後故或素或青若王肅之說則異於此故家語云夏后氏金德而王色尚黑周以木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聖證論王肅以爲夏同堯皆尚其紫色舜土德王尚白而尚青者土以生爲功東方生物之始故尚青土既尚青水則辟之青而用白也故殷是水德而尚白王肅此說與檀弓緯候文乖不可用也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二